



12138

重編瓊臺會稿文集卷之一

明瓊山丘濬仲深甫著

章奏

進大學衍義補奏

臣竊見宋儒真德秀所撰大學衍義四十三卷於大學八條目中有格物致知之要誠意正心之要脩身之要齊家之要而於治國平天下之要闕焉臣不揆愚陋竊做德秀凡例採輯五經諸史百氏之言補其闕畧以爲治國平天下之要立爲十二目曰正朝廷

瓊臺會稿

卷一

章奏

一

曰正百官曰固邦本曰制國用曰明禮樂曰秩祭祀曰崇教化曰備規制曰慎刑憲曰嚴武備曰馭夷狄曰成功化又於各目之中分爲條件凡一百十有九共爲書一百六十卷補前書一卷目錄三卷總一百六十四卷名之曰大學衍義補所以補德秀前書之闕也前書至於理而不出乎身家之外故其所衍之義大而簡臣之此書至於事而有以包乎天地之大故所衍之義細而詳其詳其簡各惟其宜若合二書言之前書其體此書其用也今已繕寫完備謹撰表

文一通附寫卷首以進伏念臣濬遠方下士叨冒朝廷厚祿六轉官階以至今官一家溫飽三十餘年今年近七旬常恐一旦委命九泉有負國恩無以爲報幸天假之以年以衰朽之餘任師儒之職無政務之擾得以暇日纂成此編第以性質昏庸學識迂僻加以老耄精力衰憊所見不能無偏所纂不能無誤然區區一念忠君愛國之誠蓋有出於言語文字之外者况臣所纂輯者非臣之私意杜撰無一而非古先聖賢經書史傳之前言往事也叅以本朝之制附以

一得之愚雖曰掇拾古人之緒餘亦或有以裨助聖政之萬一伏望皇上寬其妄作之誅察其願忠之意以清閑之燕時賜省覽遇用人則檢正百官之類遇理財則檢制國用之類與凡臣庶有所建請朝廷有所區處各隨其事而檢其本類則一類之中條件之衆必有古人之事合於今時之宜者矣於是審而擇之酌古準今因時制宜以應天下之變以成天下之務而其大要則尤在於審察其幾微之先焉易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此臣妄意著書之本指也臣

之精力盡於此書皇上親政之始而繕寫適成益有
幸然也冒昧進獻不敢自謂其皆可用儻採於千百
之中用其一二見於施行以成治效使臣平生竭力
盡瘁報國之忠得以少效其萬分之一則臣學爲有
用而歿爲不朽矣臣不勝懇悃願效之至爲此謹具
本親齋以所撰大學衍義補書四套計四十策隨本
上進

奉旨覽卿所纂書考據精詳論述該博有補於政治
朕甚嘉之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書膳副本發福
瓊臺會稿

卷一

章奏

三

建布政司著書坊刊行禮部知道欽此

入閣辭任第一奏

奏爲陳情乞恩辭任事臣先以年踰七旬三次具本
陳情乞恩休致未蒙允許臣祇奉詔旨不敢固辭扶
病涖事少待來春河凍開時再行陳乞本年十月二
十四日吏部奉勅太子太保禮部尙書丘濬着兼文
淵閣大學士內閣辦事欽此欽遵顧臣何人敢膺此
任方臣雖壯之時反躬自省尙不敢受此重任况當
衰老之年垂死之日屢陳求退反得超陞進之密勿

之地委以機務之重力小任大必至顛覆當夫羣賢
布列之時用此尪羸無用之老朝野傳聞莫不驚駭
臣聞年至七十古人謂稀居家則當傳於子在官則
當致其事臣年至是筋力既衰精神益耗事多健忘
轉首失記舉措語言動多差失加以百病交攻四肢
疲倦頃因纂脩過用目力遂致一目青盲他人見之
雖若目光如故其實昏朦視物不辨黑白行步不知
重輕拜起艱難時忽傾跌且稟賦素薄脾胃怯弱日
所食米不過半升事務簡少尙可支持若當劇要之
瓊臺會稿

卷一

章奏

四

任食少事繁勢不能久凡臣所陳舉皆實事衆所共
知伏望皇上鑒愚臣之真情特垂哀憫使得保其殘
生念國家之大計別加擇任使不致於覆餗收回成
命允臣所辭非敢愛身實恐誤國不勝悚懼待罪之
至

奉旨卿歷任年深茲特擢用不允所辭吏部知道欽

此

入閣辭任第二奏

本年十月二十四日欽蒙聖恩命臣以本職兼文淵

閣大學士內閣辦事臣已於二十五日具本控辭欽奉聖旨卿歷任年深特茲擢用不允所辭欽此欽遵臣聞人臣竭誠盡忠以報國必於少壯之時強力之日其力既足以有爲其勢又足以有待然後能謨謀叅贊以成一代之治苟或時過然後用之則年既蒼矣力既衰矣不幸而有疾疾加之雖有可用之才決爲之志勢不可強時不再來雖有才智機巧亦未如之何也已矣仰惟我太宗皇帝首擢儒臣七人者直內閣預聞機務自永樂初至今已七十餘人是皆海

瓊臺會稿

卷一

章奏

五

內名流有德有學之士方其進用之初率皆年力精壯耳目聰明積歷久而委任深故能裨贊以成治功如臣者生長荒陬資稟庸下粗知章句之末非有適用之才徒以積資累考微幸至於極品所任皆非要劇之地故能因循以至致事之期今犬馬之齒七十有一矣年歲已去病勢日加無能爲之力無可待之勢古人所謂日暮途窮鍾鳴漏盡之時也臣所以不避嚴誅懇求辭免非是故爲矯激之行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以徼虛名葢反己內省的然自知不足以

當朝廷重任恐誤國家之事負明主之知且內閣所辦之事乃國家大制作大政務大典禮雖專詞翰之職實兼輔弼之任眷顧之隆恩典之厚凡諸庶僚懸絕之甚是蓋當代仕宦之階第一選也須得第一流人物然後可以當此任苟加之迂踈衰朽之夫非惟有玷名器且將至於覆公餗矣其所關係非小小也夫學而爲儒得以所學爲聖明之用處論思之地近天日之光此人生之至榮儒者之大幸惟恐無階而進孰肯旣與而辭况臣勿有志用世於凡古今典章

瓊臺會稿

卷一

章奏

六

政務無不留心竊恐一旦爲時所用心有所不知則事有所不可行者以故逢人卽問見事卽錄校閱載籍稽考制度審究事體蓄於心而筆於書正以待夫朝廷萬一之用今幸不爲聖明所棄正臣竭誠盡心攄平生所學以死報國之秋也顧乃屢行奏章以辭寵命夫豈其本心哉蓋時不待人死期將近雖欲陳力就列不能也已是以捧讀手勅感激之極不覺淚零旣而自恨自嘆儒生薄命一至於此上負聖恩下孤素志興言及此中心惘然伏望皇上察臣由衷之

辭實非虛僞之讓憫其老病賜以生還不但免其職任且復放歸田里臣不勝感戴天恩之至

出文入閣辭任第三奏

本月二十四日欽奉手勅命臣於內閣辦事二十五日臣具本陳情辭免未蒙俞允二十七日又具本辭欽奉聖旨朝廷以卿學行老成特加任用所辭不允欽此欽遵臣按禮經讓之三也象日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古人辭讓以三爲節初辭爲禮辭再辭爲固辭

瓊臺會稿

卷一

章奏

七

三辭爲終辭辭而至於三必其情真意切而有不容已者矣臣嘗觀宋神宗朝歐陽脩乞致仕章凡五司馬光辭樞密副使凡六上皆從其情臣雖不敢上比古人然脩與光所事者神宗是時專任王安石創行新法二人者與時不合故欲辭退臣幸遇皇上不世出之主恭默思道求賢圖治非神宗之所能彷彿而又羣臣和於朝一時共事者皆同寅協恭無有異同臣何故乃敢故違詔旨而決欲求去哉且臣歷官三十餘年久循常調皇上嗣登寶位之初未經兩月卽

超陞爲禮部尙書掌詹事府臣進所纂大學衍義補
仰塵睿覽厚加賜賚又有考據精詳論述該博有補
政治之褒命下書坊刊行天下旣而纂脩憲宗皇帝
實錄命臣充副總裁書未進呈臣以年至七十乞恩
休致又蒙聖恩令臣朔望朝參以終史事史成之後
欽陞太子太保三次上章乞歸田里疊蒙聖旨勉留
而有年德學行老成特茲留用之諭茲者特降內閣
辦事勅臣再上章辭免俱蒙詔旨溫諭未賜俞允仰
惟皇上臨御四年之間所以惓惓於臣者如此臣非
瓊臺會稿

卷一

覃奏

八

木石豈不知感殺身以報亦所甘心良以禁秘論思
密勿之地天下治亂安危所係非優老養疴之所也
臣學本空疎實無定見方年少氣銳之時亦欲奮發
有爲今則閱世久而歷事多始知天下之事思之非
不爛熟但恐做時不似說時人心不似我心機務之
來苟非熟思而審處之一言失當或以貽四海之憂
一事誤處或以爲無窮之害然事務頭緒多端章奏
書畫細渺有非老人心志摧頽目力昏耗者之所能
幹也若不反己自揣而冒昧以嘗試之則是爲身家

富貴之謀耳國家事大身家事小豈敢以草木微眇之軀當國家重大之任臣委實衰老日甚一日食少事煩自知不久於人世若使逐日午時趨朝晡時方退自量筋力必不能支設使真有益於明時粉身碎骨亦所不辭臣實自知決無所補恐有負皇上之所委任誤國家之大事妨天下之賢才臣於嚴命以死爲期不敢祇受臣竊原皇上所以用臣之意蓋九重清閑之燕或嘗留神於臣所進大學衍義補之書也臣平生精力盡在是書苟有所見皆不外此萬一或

瓊臺會稿

卷一

章奏

九

爲聖明所取每因一事輒檢一類采於十百之中用其一二之見則雖不用臣身而用臣言有勝於臣身見用而賜以高爵厚祿萬萬也苟徒富貴其身而捨棄其言則是臣徒竊國家之名器冒朝廷之恩典以爲身家計有臣如此亦何用之伏望聖慈將臣前後所陳情詞省覽憫臣中心血誠收回成命聽臣以禮致仕歸老丘園歌詠太平以爲聖世之全臣屢犯天威罪當萬死不勝恐懼待罪之至

奉旨朝廷用人已有勅旨卿當勉圖報稱不許固辭

該部知道

壬子再乞休致奏

臣先以右目喪明左目又將昏暗具奏陳情休致欽奉聖旨朕以卿文學老成方隆委任既有疾宜善調理不允休致欽此欽遵臣俯伏捧誦感極而繼之以泣顧臣何人叨此聖眷有以見皇上求治之篤待老之優雖愚庸迂僻之臣年已老耄而猶留自輔疾已篤廢而不忍棄捐天地生物之仁堯舜願治之心也奈臣疾勢已成雖欲勉強調理以仰副詔旨但血氣

瓊臺會稿

卷一

章奏

十

既衰藥力無効恐終無平復之理况臣所居之官以討論著作爲職然其所以討論著作者必資目視之力目力不明將何以閱章奏操筆墨檢今制考古典哉且處禁秘之地預機密之謀代王言總國政非如在在外諸司凡有文書可以使人代誦令人具草也一應事務將以奏達於上行移於衆也事體關係爲甚大機事不密則害成一事失宜將以貽四海之患一言失理或以取百世之譏天下後世之人必將有摘其瑕疵陳其禍害形之奏牘著於簡冊非但歸咎臣

下之貪冒失職且將謗及朝廷之任用非人也興言
及此則若臣之素無才德學術而又老病廢疾何可
一朝冒居此地也哉使臣但知爵祿可貴恩典爲優
年旣耄而不知休疾已痼而不肯退猶且垂首曳踵
力疾策衰伴食隨行因人成事妨賢才之路廢國家
之事皇上費高爵厚祿以榮養之何益哉臣考宋史
歐陽脩德學文章冠絕當代年六十五神宗亦容其
致仕我英廟復辟之初薛瑄入閣辦事纔六閱月爾
年僅六十八乞身之章一陳卽蒙俞允夫古之大臣
名望如歐陽脩年未至而尙容其請老今之大臣行
已如薛瑄用未久而卽許其退休君行其仁臣行其
義上下交盡其道古今以爲美談臣無歐陽脩文學
百分之一年比薛瑄加老四歲而又陳乞之章屢上
年踰古禮致仕之期身嬰醫書難療之疾老病衰憊
舉動必須人爲扶翼出入禁門不便昏眊健忘述作
必須人爲檢討掌管文書不得且又去家萬里隔越
大海一子早喪身多病而心多憂衆苦所叢殘生無
幾伏望皇上哀臣孤苦鑒臣誠懇乞如薛瑄致仕事

例放歸田里俾全晚節臣謹瀝血誠以死爲請干冒天威不勝恐懼願望之至爲此具本令義孫丘懷本齋赴通政司具奏以聞

奉旨朕擢卿重任當勉圖盡職豈可以目疾求退今後凡大風雨雪俱免早朝該部知道欽此

乞儲養賢才奏

該禮部儀制司手本爲儲養賢才事開具給事中涂旦建言欲將新進士改庶吉士送翰林院讀書本部題准行令臣等詳議歷科事例徑自查照奏請施行

瓊臺會稿

卷一

章奏

七

臣等看得選新進士改庶吉士讀書翰林自永樂二年爲始自是以來或間科一選或連科屢選或數科不選或合三科同選初無定限每科選用或內閣自選或禮部選送或會吏部同選其所選士或限年歲或拘地方或採譽望或就於試卷中查取或別出題考試亦無定制臣等竊惟自古帝王皆以文章關乎氣運而儲才於館閣以教養之本朝所以儲養之者進士及第三名之外止有庶吉士一途華國之文輔世之佐實有賴於斯焉臣等愚見以爲天爲國家生

育人才以供一世之用非獨此科有之而他科皆無也然而或選或否則有才者未必預選而所選者未必皆才若又拘於地方年歲則是見成之才或棄而不用而所教者又未必皆成臣請自今以後立爲定制一次開科一次選用特新進士分撥各衙門辦事之後行文錄其平日所作文字如論策詩賦序記箴銘雜著擬古評史之類每人十五篇以上限一月以裏赴禮部投獻禮部閱視訖編號封送翰林考訂其中辭藻文理有可取者按號行取禮部該司仍將各

瓊臺會稿

卷一

章奏

三

人試卷記號糊名封送照依天順八年事例於午門裏東閣前出題考試其所試之卷與所投之文相稱不係假手卽取以預選若其辭鉤棘而意詭僻者不在所取中間有年二十五以下者果有過人資質雖其平昔無有宿構文字於此一月之間有新製作五篇以上亦許投獻送試若果筆路疏通其學前進亦在備選之數每科不必多選所選不過二十人每選不必多留所留不過三五輩如此則所選者多是已成之才目下有所論議便堪供事所留者多有過人

之資將來有所成就必將名世上有得人之實下無遺才之歎預列者無徇私之弊不預者息造言之謗臣等皆出自此途引進後賢儲之館閣以報國厚恩乃其素願謹具題請旨

欲擇大學衍義補中要務上獻奏

臣聞禮經有云事君必資其言拜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蓋謂自古大臣進用之始必有先資之言拜命卽以言爲資因言而以身爲獻致其所獻之身以爲君用踐其所資之言瓊臺會稿

卷一

章奏

十四

以效其信言有不酬君必責以踐其言言有不從臣必死以成其信故曰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此古昔明君賢相所以交相孚契於初進之始委任責成於旣用之日卒能踐其言以成治功於久遠之後也粵稽諸古若伊尹畎畝幡然之數語傅說受命對揚之三篇管仲與齊桓問奮之書樂毅對燕昭命下之語韓信登壇東向之對諸葛草廬三顧之策姚崇入相十可之請是皆資言於先而成其信於後者也之七人者所遇之君或創業以垂統或繼體以守

成或成伯於一國或偏安於一隅君臣相契皆能成治效於一時臣之蠢愚雖不敢上比古人然生當明盛之時而遇大有爲之主不以臣之迂疎衰朽用之於久病垂老之餘置之於論思密勿之地有君如此何忍負之雖一息尙存此志豈容少懈徒以學術荒疎年力衰邁雖欲委身以爲獻奈無嘉言以爲資如或拜獻其身不能成信有所責焉無以爲應徒死無益也是以三上封章以老病爲辭未蒙俞允不得已而受命顧所謂資言獻身者苟志不先定而泛泛焉

瓊臺會稿

卷一

章奏

五

冒昧以嘗試之豈能有所成哉伏念臣先於皇上嗣登寶位之初而以所著大學衍義補一書上進凡古今治國平天下要道莫不備載而於國家今日急時之先務尤縷縷焉臣自幼殫力竭神以爲此書及其編成適際皇上訪落之始不先不後而又蒙聖恩獎諭命有司梓行不可謂無大幸也臣不敢他有所陳請卽臣前所進大學衍義補一書以爲先資之言而直以臣一身自頂至踵以爲九重之獻蓋臣所進之書非臣創爲之製乃補宋儒眞德秀所衍大學未盡

之義也鑿鑿乎皆古人已行之實事而在今日似亦有可行者非若鄭康成之訓經義泛濫無益也非是王安石之假經言紛更變亂也其中所載雖皆前代之事而於今日急先切要之務尤加意焉方臣進書時掌胄監無有政務不得見之行事猶可諉者今則幸爲明主不棄進之內閣深嚴之地預聞機務此政臣書遭逢施用之日也如此而有所不行則天下後世將有辭以議臣謂臣徒藉是書以爲榮進之階非眞誠有效用之實也豈不遺終身之羞愧哉矧臣年瓊臺會稿

卷一

章奏

六

踰七十鐘鳴漏盡所遺無幾時日暮途遠所行不能到汲汲焉及是時以圖之猶恐遲矣否則將有後時之悔臣平生所見不外此書請擇書中所載切要之務今日可行者芟去繁文摘出要語叅會補綴以爲奏章酌量其先後次序陸續上獻乞經省覽如有可行特賜御札批下會同內閣一二儒臣斟酌處置擬爲聖旨傳出該部施行或有窒碍難行或姑留以俟後時或發下再加研審亦望聖慈明示其所以然之故臣迂儒不通世務不免泥古偏見然決不敢護短

求勝果於必行掠取一已虛名以誤國家大事臣冒
干天聽不勝戰慄恐懼之至爲此謹具題知伏候勅
旨
奉旨卿欲有言具奏來看欽此

論釐革時政奏

明治壬子四月十日

仰惟太祖高皇帝於洪武元年歲在戊申登大寶之
位肇皇明之基復中國之統凡歷六朝閱一百二十
年我皇上嗣登寶位紀元之始歲又適在戊申十干
之甲十二支之子相配再周無餘無欠而皇上登極

瓊臺會稿

卷一

章奏

七

之始歲適與相符謂上天無意可乎謂聖祖在天之
靈無意可乎謹按宋儒邵雍皇極經世書謂天地大
數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一元國祚大數以九千
六百年爲一元三代以後惟漢唐宋國祚爲最長然
皆不能滿其國祚之元數多者不過三四百年如人
壽以百二十年爲一元然非善攝養者惜元氣存仁
心謹身節用不能盡其天年以滿其元也是以漢唐
宋之世自百五六十年以後往往中微政務日趨於
弊風俗日趨於薄紀綱日趨於弛由是馴至於不可

振起而底于亡此無他中世繼體之君皆生于世道
豐亨之際宮闈安樂之中不歷險阻不經憂患天示
變而不知畏民失所而不知恤人有言而不知信好
尚失其正用度無其節信任非其人因循苟且無有
奮發之志顛倒錯亂皆爲敗亡之歸故也向使其君
若臣當其將微之時灼然豫知其中微之象因上天
之垂戒汲汲然反躬脩省以祈天永命其國祚豈止
於此哉矧其上世創業之君無甚功德於民適逢機
會因人成功非若我聖祖驅夷狄而出之化外收還
瓊臺會稿

卷一 章奏

十六

我二帝三王所自立之中國重闡彝倫再立世界蓋
自天開子會以來帝王功德之大所未有者也我國
家有此大功上格天心爲上帝之所孚祐而眷顧之
無已仁愛之不忘故於世道升降之會嗜欲開先之
際生不世出之主而處於困心衡慮之中出非常之
變而當其居潛養晦之日是成化年間災異之生皆
自古史冊所罕有者彗星凡三出紫微太微天帝三
垣與夫三公北斗無不掃遍兩京畿暨十三藩司所
奏地震毋慮五六百次舉皆有聲餘殃至弘治之初

猶未已也邇者彗星又出於天津地震天鳴無異曩時異鳥三鳴於禁中考之經史天變莫大於彗孛而侵三垣台斗爲重地變莫大於震動而在京師邊防爲急禽鳥動物得氣之先其變尤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書彗孛僅三書地震僅五書飛禽僅二今乃屢見於二十五六年之間變不虛生必有其應特在遲早之間卜以古人占候之術驗以前代已然之故其咎徵之應深可畏也然我祖宗積德累仁先帝敬天愛民皇上清心寡慾無有致災之理而天之示變乃

瓊臺會稿

卷一

章奏

九

如此夫豈無其故哉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天不言因其必然之數而示以顯然之象使人見其象推其數盡其當然之人事而求所以勝天則能變災爲祥矣夫人所以能勝天其道何繇脩德而已矣蓋天之與人雖有懸隔之勢而實有感通之理上天監觀于下念我聖祖有功於天地有功於生民有功於自古帝王知其氣運至此必有適然之數故豫生聖人以待之屢出災異以儆之其生聖人也必使之早歷殷憂其出災異也必示之以非所常有由是而觀可

以卜知上天之意有在而祖宗在天之靈有所屬也
恭惟皇上稟非常之資膺重明之運於太祖開基百
二十年之後稽之邵數以三十年爲一世至百二十
年則四世矣四世則當四時之數而爲一朞也歲事
周矣月窮于紀星回于天至是則三陽開泰萬象惟
新之時焉當此之時事必更始使舊者新廢者起闕
者通缺者完然後可以延而長之以固久遠不拔之
基所以補偏救弊振什持顛洗滌疏達衍國祚靈長
之慶於千萬億年茲其時也是時也其世道升降之
瓊臺會稿

卷一

章表

三

會而治亂安危之機乎由此而上可治可安由此而
下可亂可危持其安使不至於危保其治使不至於
亂銷已然之變而使之不爲災傾將否之運而使之
轉爲泰其幹旋之機政在於皇上今日失此時而不
爲踵其後者縱欲有所爲無及矣故天旣示大變於
皇上未登極之先而不爲之應又示急變於皇上初
登極之後以趣其必爲天之意丁寔告戒至矣盡矣
無以加矣古人謂災異之來爲天心仁愛人君臣竊
以爲今日災異前後重見疊出如此天心之仁豈但

愛一人爲一時而已哉蓋念我太祖有大功於世故以茲非常之變儆動我皇上之心欲其惕然興感赫然奮發治之於未亂安之於未危延國祚於千萬億年不啻滿其元而且將過其祿於無窮也皇上當此大任遇此大機當可爲之時有可爲之勢烏可泛然苟然坐失其機會而不思所以預爲之計哉臣願皇上體上天仁愛之深念祖宗基業之大端一身以立天下之本清一心以應天下之務上畏天怒下畏民怨申畏人言謹好尚而不流於異端邪見謹用度而不至於耗國害民謹任用而不失於偏聽獨任振紀綱於頽靡之餘復風俗於和平之舊防微杜漸每惟禍亂之憂屈已虛心不以顛危爲諱防愆而剛爲之制思患而豫爲之防遇凡聖心有所思爲有所謀猷將有爲也將有行也與夫臣下有所論奏建置也左右有所陳說求請也則反求諸心熟思而審處之曰此事果合於天理否乎果順於人心否乎果適於時宜否乎其於聖賢經史有無該載其於祖宗彝訓有無違悖其於當世軍民有無利益物論以爲是否人

情以爲便否清議以爲善否得無違道悖德以致天怒乎得無勞民傷財以致民怨乎得無蠹國害民以致人言乎一事之行而衆思是集訪於衆而斷於獨然後審緩急之宜量輕重之劑循先後之序以見於施行焉夫如是是惟不行行則合天理之公卽人心之安適時措之宜而天下後世享其福矣雖然人君一心而攻之者衆一日萬幾而應之不暇人人各有所見而欲效其所見人人各有所能而欲售其所能人人各有所求而欲遂其所求揣摩窺伺覘吾意氣瓊臺會稿

卷一

章奏

三

朴以爲天下之先明意嚮以定萬民之志使夫投機伺便之人承風希旨之輩曉然皆知上之所好尙者在乎仁義而不在功利也在乎儒教而不在佛老也所用度者在乎儉朴而不在奢靡也在乎省節而不在浪費也所任用者在乎賢良而不在嬖倖也在乎正直而不在諛佞也則朝廷之上如日正中仰其光景者皆知其不可隱蔽如水趨海觀其波流者皆知其不可廻轉小人不放肆其姦君子不爲人所蔽左道惑衆者不能亂聖人之教巧言詭計者不能遷明

瓊臺會稿

卷一

章奏

三

至之意則紀綱振作治教休明風俗淳和上有餘而下無不足國勢隆重而運祚靈長矣然而小人各執其一偏之見各徇其一家之說各騁其一己之私互相標榜交相證助迭相游說屢變以求勝多方以遮飾左道以亂真必欲踐其所言成其所謀遂其所大欲而後已不幸而墮其術中誠有如古人所謂簸糠眯目則天地四方爲之易置者矣苟非上之人據正理以折之稽古道以正之按國典以諭之安能服其心而遏其勢哉臣不佞謹擬爲數條以進自今以後

臣下有言佛道二教可以延福祚者請折之曰古之帝王好佛者無如梁武帝崇道者無如宋徽宗考之史鑑武帝飢在臺城子孫自相魚肉以至於亡徽宗爲金人所執死於五國城親王公主隨之批行而死於虜者四十餘人其效何如也有言脩煉金丹可致長生者請正之曰後漢魏伯陽作參同契宋張平叔作悟真篇二人著書教人煉金丹以求長生必其人真得其傳果長生不死至今猶在天地間也二人者今果安在哉求其人不復見則是其人亦死其術不瓊臺會稿

卷一

章奏

三古

欲奉已而不知恤人助國又何用崇奉彼爲哉有言
印造經懺以求利益者請諭之曰本朝於佛道二教
各有藏經佛藏十二部五千四十八卷道藏七部四
千四百三十一卷皆有板本印行外此又有經廠所
刻書肆所售之本所以奉二氏之言無以加矣又何
用別刻新本爲哉刊一部梵夾之板費中人十家之
產工匠之役楮墨之用不免勞人耗財致其嗟怨使
彼所謂佛天尊有靈聞人印造其書如此勞費其心
亦必不樂也若彼徒欲人崇奉其言人雖貧苦不恤

瓊臺會稿

卷一

章奏

五

也又何用崇奉之哉有言脩齋設醮必須豐盛者請
折之曰古人祭天享帝器用匏陶酌用明水一以誠
敬爲主非以多品盛設以爲觀美也就二教言之彼
亦有酌水獻花之說况其爲教以清淨慈悲爲事彼
佛天尊於冥冥之中若見世人奪小民衣食之資以
供養之而致其饑寒困苦哀怨無聊如此其肯歆饗
之哉若彼不問其物之所從來惟口腹是饜而不恤
人怨亦不足以爲佛天尊矣有言誦經持咒可以禳
度者請正之曰古人著書垂教欲人誦讀講習以爲

身心家國之用非取其口誦遍數多少以爲功果也
就二教言之佛氏四十二章經老子道德經亦無誦
數之說後世求食之徒乃假佛天尊言以作經經猶
未成遽以若誦此經爲言人誦此經可以消災得福
倩人聚誦計其遍數與人傭錢徒事口舌無益身心
縱誦千萬億遍何益於佛天尊而以爲我功而錫以
福祐耶有言崇重西僧以求秘術者請諭之曰唐宋
以來西番每爲邊患自元人崇重番僧遇有邊患者
遣僧諭之尋卽寧靖本朝因元之舊封其首長爲王
瓊臺會稿

卷一

章奏

三六

也禮之所謂祈報外榮者爲民而已非爲已也孔子謂祭非其鬼爲諂具牲牢備品物且不可况扶鸞箕兕符水效巫覡之爲哉有言宴饗物品必須豐侈者請正之曰古人宴饗以示慈惠以訓恭儉其牲牢俎豆皆有常數蓋至於娛親禮賓不爲飲食觀美也後世窮奢極欲一日之食而費小民十年之用一宴之設而害物產千百之命所實用者無幾所虛費者孔多暴殄天物於無益非所以惜福靡耗民財於不貲必不免歛怨矧今國計非前朝比豈可因口腹之欲

瓊臺會稿

卷一

章奏

七

而損軍國之經費縱奢侈之欲以虧人主之儉德乎有言匪頒賙賜必欲如舊例者請諭之曰古人賜予以報功庸以施恩惠其等差多寡各有常數蓋至於激勸人心非以厚私周急也今人動以前例爲言必欲循舊更求加多殊不知祖宗盛時帑藏充積而人員尙少今則所儲之物比舊爲少當給之人比舊加多就一人所得計之所得固少總計國家之所費蓋已數倍于前矣矧今公私匱乏非獨在上者當爲民惜財而臣下亦當爲國惜費也有言寶石可爲服飾

觀玩者請折之曰成化末年收買寶石人間所有者盡入內府矣又何必他求哉矧自古中國所寶者金銀珠玉是皆有用之物至金元之世此物始入中國色不如玉之溫潤質不如金之從革是皆細砂碎石稍光澤者爾非古人所謂珍寶也朝廷用之則價增百倍不用則荒歉之年鄉落之間以斤兩易斗升之米不可得也此物最爲帑藏之費小人欲效尤盜國家之財以利己肥家往事可鑒也有欲於街市和買以應用而取直於官府者請諭之曰唐人官市爲史瓊臺會稿

卷一

章奏

三

臣所譏堂堂朝廷白奪民物於塵市富有四海而賒貸於小民豈可聞之四遠哉且市井小民管刀錐之利以資口腹一人一日不得利則一家一日不得食况其資本多質於富家而計日取息爲償今官府雖非白奪然令其領價於內帑移文伺候動經旬月所得不償所失小民何以爲生哉謂之和買必見錢買見物兩平交易可也有欲求闌田以爲己業者請諭之曰君之所以爲國者民也民之所以爲生者田也民耕田出租賦以供君君散民賦以爲百官之俸祿

既食君之祿則不當侵民之利况官崇地親者皆與國同休戚者哉今近畿之地生齒日繁役重民貧無地不耕何田無主縱使有閑田亦當周急不當繼富也君臣一體休戚同之惟知爲家以植利而不思爲國以保民可乎有言欲差官於外織造措辦者請諭之曰古人有言財不可豐去其害財者耳今百姓艱難公私困乏事事皆爲減省則財用自然豐裕且織造錦綺紗羅措辦器皿物事其工本皆出於民若官府見在任使帑藏尙有收貯眼前未至乏絕姑且使瓊臺會稿

卷一

章奏

无

用如果將盡絕亦須待豐稔之年民力有餘然後舉行可也有獻珍異之器以希賞者請折之曰器之爲器取適用而已苟製一器而費百器之材用一工而費百工之力耗財貨於無用費工力於無益何爲也哉夫人之所以蓄奇巧華美之物者無非欲以誇耀於人也尊居九重富有四海其尊無對其富無倫况宮闈邃密門禁深嚴外人無出而至將誰誇哉有言宮室損壞必須改作者請諭之曰前人遺構皆極其樸素渾堅後人輕易改作往往不及於前苟不至於

傾圮頽壓姑仍舊貫扶其欹斜而補其損漏可也若謂其窄小不足以居必爲脩廣則前人何以居至今日乎非不得已不宜動作動作不免取民財役軍力今公私匱乏士卒疲勞已甚一旦有事將何所取用而責誰以敵愾禦侮哉有欲折糧以備顏料者請諭之曰戶部錢糧歲有常數一歲之入僅足以供一歲之用稍有贏餘則留以爲凶荒之備軍旅之需而工部顏料不過以爲宮室器服之用人不食則身死國無糧則人散宮室之舊者尙可支住以居器服之敝者亦可補綴而用豈可輕耗戶部之經費以爲工部之營造一旦不幸而有不測之變非常之災何所取以應用哉有言工作之人勞苦欲希陞賞者請諭之曰國家之於百工技藝有官者各有俸祿無官者亦有糧給其所以作勞成效皆其職分當爲者也因事而不時賞賚秩滿而循資陞用可也乃欲一次畢工一次陞賞國家安得許多官職錢糧哉有言所司乏人使用而欲於額外增置者請折之曰有此衙門則有此事務有此事務則有此使令之人今皆安在必

有簿籍鄉貫可考宜行令于衙門勾解以足其數中
有戶絕者方可按名僉補今公私俱困凡事宜從減
省姑宜照舊取辦可也蓋此等事皆是管事監工者
比舊加多各欲得占用跟隨之人以利己也有進工
巧之人欲授之以職者請正之曰禮言毋作淫巧以
蕩上心蓋以人君一心萬化之本天下安危生民休
戚皆由乎此使其心常囿於禮法之中必不肯輕費
民財必不肯輕費民力財不輕費則斂於民也薄力
不輕勞則役於民也輕而天下安矣苟其心蕩然出

於禮法之外凡所以奉己而適用者皆欲華麗精緻
不免費財而勞民以爲天下之害如此等人必痛加
抑絕使其不得作淫邪精巧之物以蕩上心豈可引
而用之而加以官職使居左右哉有技藝雜流欲得
文武要職者請正之曰名器所以重者以人不易得
也人人可得則人輕之矣自古帝王以爵祿鼓舞一
世之賢能不徒惜名器而又別品流旣惜之又別之
則得者以爲榮不得者不敢萌倖心人人不敢萌倖
心則得者愈榮而名器益重矣况彼技藝之流各有

本等之官隨所業而授之可也有無出身人欲於文武官常員外添註者請正之曰官職有常員歲計有常數官以治事有一事則有一官俸以給官有一官則有一俸今無故欲於常員之外多增官員增一員之官則增一員之俸盍思漕運之米至京師者率費三四石而致一石農民耕作之勞士卒漕輓之苦官吏征輸之慘用以供養官吏俾其治事治事以安民不爲過也然常年之儲出入止於此數入者不增出者乃加至數倍焉歲計何由而充國力安得不屈况

瓊臺會稿

卷一

章奏

三

名器因之而輕流品因之而混紊功庸之次序廢銓選之資格倖門旣開捷徑旁出有財者可以財求有勢者可以勢得待缺者老死於選調立功者拘礙於文法公道不明廉耻盡喪而欲求治難矣凡此二十二事臣特以皇上耳目所及者細微淺近之事而言爾非謂天下之事盡於此也由是推類以盡其餘則凡天下弊端有小於此者亦得以漸而除國家至計有大於此者皆可以次而行矣聖學高明義理融貫復出千古之上此等之事諒其必無臣猶喋喋以爲

言者杞人之憂天野人之獻芹爾天固無傾墜之理而野物豈玉食之所需哉而杞人憂之野人以爲獻是蓋一念憂國愛君之心出於忠誠懇切而不自知其不可也誠以天下之事何嘗不起於細微何嘗不起於淺近惟其以之爲細微淺近也謂其無能爲謂其不足畏謂其所關係者非急謂其所費用者不多姑且聽之姑且行之積習久而見聞熟遂認之以爲固有循之以爲當然而不以爲非殊不知片雲蔽日天地爲之晦冥蟻穴潰堤湖海因之乾涸其終也遂

瓊臺會稿

卷一

章奏

三

至於損朝廷之大體壞祖宗之家法空國家之帑藏失天下之人心宗社因之而危國脈由之而促未必不起於斯也皇上儻不以臣愚迂昏昧而棄其言聽政之暇宮中無事將臣所過料者時賜省覽一得之愚或有契合於宸衷或有啟發聖志留神省記紬繹於心思之間萬一臣下有所建白求請偶與所料者合卽乞皇上運思以發揮之加意以刪潤之推類以擴充之發以確斷形於詔旨以正之折之諭之使騰利口以售其奸者氣餒而失其便驕私意而求所欲者

心服而知其非耳目所及者既以如此則內而宮闈
朝著外而郡國邊鄙莫不革心向善聞風知警則接
於見聞者無邪僻之思形於施設者皆正大之事矣
化源旣清國是自定國家之大本以立而不爲小人
所動搖天下之大計可施而不爲異議所排沮于以
彌非常之天變於未然于以延過祿之國祚於有永
使大明之日月亘萬古而常明祖宗之功德與兩間
而益久唐虞三代之治復見於今日而漢唐宋不足
言矣所以然者何莫非皇上脩德以勝天之明效

瓊臺會稿

卷一

章奏

三

大驗歟將見功光祖宗慶流子孫萬世之下雖有作
者不可及矣臣荒陬孤生誤蒙朝廷任用年踰七十
屢章求退未蒙允許反加超擢進之密勿之地常恐
一旦齎志以歿無以報畀聖恩之萬一曩嘗具奏欲
將所進大學衍義補中所載古今事實切於時務者
陸續陳獻以圖報畀欽奉聖旨卿欲有言具奏來看
欽此欽遵臣竊惟臣所著大學衍義補一書用以補
宋儒真德秀之缺是皆治國平天下之要益就事功
而言非其本也所謂本者真氏之書所載格物致知

誠意正心脩身齊家之要是也皇上自居青宮時已命儒臣進講亦已心體而力行之久矣臣於前書所謂本者不敢再有瀆陳謹推天地之大氣運原祖宗之大功德審今日治亂安危之大機會凡理勢之所必至事體之所當然特爲指陳議擬因人情之偏處而逆閉其邪念就人心之明處而發動其善端折其萌而不使其滋長於微隱之中澄其源而不使其泛濫於懷襄之大茲蓋臣所獻書之外別有所見者也謹倣宋儒獻萬言書之比先具此本上塵御覽以開

瓊臺會稿

卷一

章奏

三

獻納之端然後備臣原奉欽依事理所欲言者以盡圖報之志取凡臣所進書中有關於救時之急務經世之遠圖爲治之要政防患之豫謀者別具奏陳以備採擇庶或有以爲聖治萬一之助臣老矣性迂而執心不當憂而憂事無可慮而慮雖於中道不能無過然平生所存所學惟在於此不以旣老將死而改其少壯之素志故不覺云云之多如此也伏望皇上憐其慙直之愚赦其干冒之罪臣不勝拳拳懇悃願望之至謹具題以聞

奉旨這本所言止印經節賞賜停織造杜塞希求陞
官等項皆切中時弊該衙門看了來說欽此

請訪求遺書奏

弘治壬子五月十二

臣先於弘治四年十二月內具題欲將臣所進大學
衍義補書中所載切要之務陸續陳獻欽奉聖旨卿
欲有言具奏來看欽此欽遵臣看得本書內備規制
下圖籍之儲有云人君爲治之道非止一端然皆一
世一時之事惟夫所謂經籍圖書者乃萬年百世之
事焉是皆自古聖帝明王賢人君子精神心術之微

瓊臺會稿

卷一

章奏

三

道德文章之懿行義事功之大建置議論之詳今世
賴之以知古後世賴之以知今者凡歷幾千百年而
後至於我今日而我今日不有以脩輯整比之使其
至今日而廢墜放失焉後之人推厥所由豈不歸咎
於我哉是以自古帝王任萬世世道之責者莫不以
是爲先務焉我太祖高皇帝肇造之初庶務草創日
不暇給首求遺書於至正丙午之秋是時猶未登寶
位也既平元都得其館閣秘藏而又廣購於民間沒
入於罪籍一時儲積不減前代然藏蓄數多不無亂

雜積歷年久不無鼠蠹經手人衆不無散失今內閣
儲書有匱書目有簿皆可查考乞勅內閣大學士等
官計議量委學士并講讀以下官數員督同典籍等
官撥與吏典班匠人等逐厨開盤將書目一一比較
或有或無或存或欠或多或少分爲經史子集四類
及雜書類書二類每類若干部部若干卷各類總數
共若干要見實在數明白開具奏報又以木刻考較
年月日委官名銜爲記識於每卷之末立爲案卷永
遠存照臣竊惟天下之物雖奇珍異寶既失之皆可

瓊臺會稿

卷一

章奏

三

復得惟經籍在天地間爲生人之元氣紀往古而示
來今不可一日無者無之則生人貿貿然如在冥塗
中行矣其所關係豈小小哉民庶之家遷徙不常好
尙不一旣不能有所廣儲雖儲之亦不能久所賴石
渠延閣之中積聚之多收藏之密扁鑰之固類聚者
有掌故之官闕畧者有繕寫之吏損壞者有脩補之
工散失者有購訪之令然後不至於泯爛散失爾前
代藏書之多有至三十七萬卷者今內閣所藏不能
什一數十年來在內者未聞有所考校在外者未聞

有所購求臣恐數十年之後日漸損耗失今不爲整
治將有後時無及之悔伏望皇上體聖祖詔求遺書
之心任萬世斯文在茲之責毋使後世志藝文者以
書籍散失之咎歸焉不勝千萬世儒道之幸臣所進
大學衍義補一書其間條目雖多然皆一代一時之
事惟此則萬世之事焉故首以此上請而條列合行
事宜于後謹具題知伏候勅旨

計開

一自古藏書之所非止一處漢有東觀蘭臺鴻都
瓊臺會稿

卷一

章奏

三

等處唐有秘書監集賢書院等處宋有文館秘
書省等處我朝稽古定制罷前代省監館閣掌
書之官併其任於翰林院設典籍二員掌凡國
家所有古今經籍圖書之在文淵閣者永樂中
遣翰林院脩謨陳循往南京起取本閣所貯古
今一切書籍自一部至有百部以上各取一部
批上餘悉封識收貯如此則是兩京皆有儲書
也今天下書籍盡歸內府兩京國子監雖設典

籍之官然所收掌止是累朝頒降之書及原貯

書板別無他書籍其官幾於虛設請於內閣見存書籍內查有副餘之本各分一本送兩京國子監典籍廳收掌仍勅兩京內外守備大臣會同南京司禮監禮部翰林院官查盤永樂中原留南京內府書籍有無多寡全欠具數奏知量爲起取存留分派轉補其止有一本無副餘者將本書發下國子監勅祭酒司業行取監生鈔錄字不必工惟取端楷錄畢散各堂教官校對不許差錯每卷末識以謄寫監生校對教官銜名其師生只照常例俸廩別無支給挨次差撥如常合用刊字摺皆刷印匠作及紙筆之費行令于衙門量爲撥辦不限年月書成裝釘陸續付兩監典籍掌管如此則一書而有數本藏貯而又有異所永無疎失之虞矣

一我太祖高皇帝聖德神功超出萬古帝王之上御極三十年多有制作皆出自宸衷御札非若前代帝王假手臣下之比也今頒天下者惟皇

明祖訓大誥三編大誥武臣資世通訓御製詩

文雖已編緝刻板藏在內府天下臣民得見者
尙罕也今編類在內閣書目者有御註洪範御
註尚書御註道德經文華寶鑑昭鑑錄外戚事
鑑存心錄精誠錄省躬錄忠戒錄衣鑑錄忠義
錄爲政要錄彰善癉惡錄武臣鑑戒醒貪簡要
錄務農技藝簡要錄女戒務本之訓等書是皆
我聖祖精神之所運心畫之所形手澤之所沾
溉者也存之足以範百王垂之足以鑑萬代其
間雖或有成於衆手何者不本於聖心若夫所

瓊臺會稿

卷一

章奏

四

謂大明帝紀皇明寶訓大明寶訓洪武聖政記
大明日厯等書則又當時儒臣纂成卷帙者也今
皆藏在內閣天下人無由得見臣竊惟前代帝
王有我聖祖制作之一二爲其子孫者莫不寫
之琬琰頒布天下傳之將來以爲其父祖揚名
而我聖祖之功之德萬世如見固不假乎言語
文字以傳然聖子神孫繼述之孝顯揚之心則
有不容己者臣請勅內閣大臣督領翰林官屬
將秘閣所藏已成編卷者逐一校閱無差彫印

頒行若其辭語近質不可行遠卷帙浩繁難以
盡布請如洪武六年翰林學士詹同宋濂等纂
集日曆以爲寶訓事例倣唐人貞觀政要體製
將前項書籍撮其指要舉其宏綱分門別類以
成一書命工刻梓頒布天下垂憲後世俾學校
用以教人科舉用以取士朝廷用以資治則聖
祖之聖德神功與六經而並行同天地而長久
矣

一漢唐宋創業之君承亂離之後莫不先收圖籍

瓊臺會稿

卷一

章奏

聖

一 中世以後稍有散亡遺闕輒遣使分行天下括
訪懸賞以購之授官以酬之雖以五代亂離之
世尚且不廢况今百年承平內外無事國家猶
有餘力採輯佛道之書以爲藏經彫以良梓飾
以文綾徧賜天下寺觀儲以髹紅函匱載以金
碧輪藏况此儒家經訓書籍乃自古帝王傳心
之要道經世之大典天地山川人物風俗之所
存禮樂刑政制度文爲之所具烏可吝纖微之
費而不爲經久之計以貽千古之永嘆哉臣請

勅內閣將考校見有書籍備細開具目錄付禮部抄謄分送兩直隸十三布政司提督學校憲臣榜示該管地方官吏軍民之家與凡官府學校寺觀并書坊書舖收藏古今經史子集下至陰陽藝術稗官小說等項文書不分舊板新刊及抄本未刻者但係內閣開去目錄無有者及雖有而不全者許一月以裏送官其有王府處敢知借錄多方差人詢訪設法蒐採期於盡獲無遺行仰所在有司將各處贓罰紙劄并給官

瓊臺會稿

卷一

章奏

聖

錢措辦筆墨之費分散各處儒學生員謄寫惟取成字不拘工拙但不許潦草失真就令各學教官校對既畢以原本歸主不許損壞不還其所得書目先行開具陸續進呈通行各處互相質對中間有重複者止令一處抄錄畢裝成卷帙具本差人類解赴京

一自古帝王藏國史於金匱石室之中蓋以金石之爲物堅固耐久非土木比又能扞格水火使不爲患故有天下者斲石以爲室銅金以爲匱

凡國家有秘密之記精微之言與凡典章事蹟
可以詒謀傳遠者莫不收貯其中以防意外之
虞其處心積慮可謂深且遠矣後世徒有金匱
石室之名而無其實典守雖設官藏貯雖有所
然無禦災備急之具不幸一旦有不測之事而
出於常慮之外遂使一代治體事功人文國典
因而散失後之秉史筆者無所憑據往往求之
於草澤訪之於傳聞簡牘無存真贗莫辨非但
大功異政不得紀載而明君良臣爲人所誣捏
者亦多有矣所以古之君子憂深思遠者恒於

瓊臺會稿

卷一

章奏

聖

無事之時而爲先事之慮當平寧時無故而爲
急切之語固若不識忌諱者然原其心則不失
爲忠愛之深也仰惟我朝得國之正三代以來
所未有也列聖相承承承平百餘年盛德神功如
天地日月巍乎煥然所以傳之天下後世者惟
賴乎實錄之書今內閣所藏者太祖高皇帝實
錄一部二百五冊寶訓十五冊太宗文皇帝實

錄一部一百二十四冊寶訓十五冊仁宗昭皇

帝寶錄一部二十一冊寶訓六冊宣宗章皇帝
寶錄一部一百十六冊寶訓十冊英宗睿皇帝
寶錄一部三百六十一冊寶訓十二冊憲宗純
皇帝寶錄一部二百九十三冊寶訓十冊與藏
在內府每帝又各有一部而已此外別無他本
夫既無金石藏書之具又無名山藏副之制臣
愚過慮欲乞朝廷于文淵閣近便去處別建重
樓一所不用木植專用甃石累砌爲之如民間
所謂士庫者收貯緊要文書以防意外之虞乞

瓊臺會稿

卷一

章奏

四

勅內閣儒臣計議督令內閣書辦中書舍人等
官遇其理辦本等文書稍有暇隙不妨本職分
寫累朝寶錄各一部不限年月書成盛以銅匱
皮于樓之上層凡內府衙門收藏一應干係國
家大事文書如玉牒之類皆附焉其制勅房一
應文書如詔冊制誥勅書等項草稿行禮儀注
應制詩文等項底本前朝遺文舊事等項雜錄
亦令書辦官員遇暇陸續抄錄不限年月書成
盛以鉄匱貯於樓之下層凡內府衙門所藏文

書可備異日纂脩一代全史之用者如永樂以前文武官貼黃之類皆附焉如此則祖宗之功德在萬世永傳信而無疑國家之典章垂百王遞沿襲而有本矣不勝萬千年世道之幸議者若謂文書浩大書辦人員數少歲月易邁何時訖功臣請樓成之後先將合貯文書之見有者權寘之中待後陸續寫完新本易出舊本仍貯故處以備考用孟子有言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爲不蓄終身不得太宗皇帝多事時猶聚衆千百纂集永樂大典以備學校考究以此方彼孰重孰輕伏乞睿照

瓊臺會稿

卷一

章奏

聖

一藏書之所分爲三處二在京師一在南京則是一書而有二本不幸一處有失尙賴其二處之存其在國子監者如內閣例咸以厨匱寘於典簿廳載道所中責付典籍掌管祭酒監丞等官時常提調監護然惟掌其門外之鑰及爲水火盜賊之備而已若夫厨匱鎖鑰則收在內閣每年三伏日如宋朝曝書給酒食費之例先期奏

請翰林院量委堂上官一二員偕僚屬赴國學
曬晾書籍因而查筭畢事封識扁鑰歲以爲常
南監鎖鑰則付南京翰林院掌印官收掌其曝
書給酒食亦如北監之例皆不許其監官擅自
開匱取書觀閱并轉借於人內外大小衙門因
事欲事稽考者必須請旨違者治以違制之罪
奉旨太祖御製書籍着翰林院官打點見數收貯南
京書籍查照目錄開寫缺少的去着守備同南
京禮部翰林點檢送來天下遺書禮部行移南
北直隸并十三布政司訪求其餘罷該衙門知
道欽此

請昧爽視朝奏

臣等仰惟皇上自卽位以來一應朝儀悉遵先朝故
事每日臨御有常時臣下趨見有常候七年于茲有
如一日凡內外臣庶得於見聞者莫不贊歎以爲皇
上孜孜圖治有憂勤惕勵之心有警戒相成之助太
平之治計日可待爰自今春以來出朝間有晏時然
亦尋復如舊近三月間往往于卯末方出臨朝鐘鼓

之聲一聞於外莫不驚訝以爲皇上勤政漸不及前誠恐由是而傳之遠方播之夷狄其爲聖政之累誠非細故臣謹按宋儒朱熹解詩之鷄鳴篇有曰古之賢妃御於君所至於將旦之時必告君曰鷄旣鳴矣會朝之臣旣已盈矣欲令君早起而視朝也蓋其夙興之時心常恐晚故聞其似者而以爲眞非其心警畏不留於逸欲何以能此又嘗伏觀宣廟御製五倫書勤政篇有曰永樂四年正月太宗皇帝御右順門晚朝諭六部尙書及近臣曰朕每旦四鼓遂興衣冠瓊臺會稿

卷一

章奏

四

靜坐是時神清氣爽則思四方之事緩急之宜必得其當然後出付有司行之朝退未嘗輒入宮中閱取四方奏牘一一省覽其有邊報及水旱等事卽付所司施行誠慮天下之大庶務之殷豈可須臾怠惰一怠惰則百度弛矣臣等謹錄如前而又竊有見焉夫自唐虞三代歷漢唐宋至于今日率以昧爽爲視朝之期昧爽者欲明未明之時也是時夜氣旣定旦氣方清物欲未雜於前心地虛明於內於是臨臣下決機務則是非易見聽斷不惑昔人所謂一日之計在

於寅誠非虛語也伏願皇上諷詠先賢解詩之言佩服聖祖諭臣之語每日常朝率以昧爽爲期則政務不至廢弛臣下知所遵守解民庶驚訝之心息遠近傳播之議其於聖德所補非小而太平之治亦於是乎基焉臣等干冒天威不勝戰慄之至謹具奏聞

乞免撰玉樞北斗二經序文奏

本月十四日內臣傳旨令臣等撰玉樞北斗等經序文臣等未解其義不敢下筆切觀二經所載其中有家有北斗經及卽誦此經之語是時經未成編而預

瓊臺會稿

卷一

章奏

吳

言及經經安在哉自古聖賢經典無此例也玉樞經首述普化天尊在玉清天與諸天帝君會言是特誰見而下來傳述之耶北斗經云北辰垂象而衆星拱之夫天無星處爲辰豈有老子而不識北斗不是北辰耶其中又多有云道言者人便會言說道是義理之名如何會言說此等處皆不成文理決非天尊老君所作無疑必是巫覡小人假此以惑世誘民爲衣食之計耳一向行於市井閭閻間未曾上達以故因循襲用未革聖明在上闡明正道如此邪妄在所禁

絕使天下後世曉然知大中至正之所在若又御製序文冠其編首行之天下後世其爲聖治之累大矣伏觀太宗皇帝寶錄永樂二年有道士獻道經者太宗曰朕所用治天下者五經耳道經何用斥去之旣而諭侍臣曰上好正道則下不爲邪人主好尙稍不謹懷僥倖之心者恣縱妄誕以從所好苟墮其計將來流無窮之害聖祖明斷載在信史將以爲天下萬世法尤今日皇上踐皇祖之位而承其宗祀者哉竊料當時所進之書必是老子莊列之類又不然則亦瓊臺會稿

卷一

章奏

一

大洞度人等經比也其言雖不合聖賢大道其千百言中豈無一二言可取太宗尤且斥之不用若此二經類皆卑下之見鄙淺之辭不過幸人疾厄斂其錢財教人醮祭因而求索此正古人所謂左道惑衆之事幸而上聞聖朝以寬大爲治不卽誅燬幸矣豈可又以宸章天語而表章之哉臣等職忝輔導苟有所見不敢不言干冒天威不勝恐懼之至

乞嚴禁自官人犯奏

先該禮部題稱弘治五年三月二十三日有私自淨

身人康某等約有一千餘人各持木棍靛石自長安左門直至本部後門擁塞街道將尚書耿裕等四面邀截趕打已蒙聖旨着錦衣衛將爲首的拿送本衛好生打著問今錦衣衛官已拘將某等在官供認明白請旨發落臣等竊惟自古帝王爲治必防微杜漸恐生禍階今淨身人敢於宮闕之前聚衆至千各持木石趕打執政大臣茲豈小變哉考之史冊自古所未有也惟北魏時羽林軍士以征西將軍張彝子仲瑀建言抑武人害彝父子魏朝姑息不窮治其罪其

瓊臺會稿

卷一

章奏

五

臣高歡素有異志因此知其紀綱不振歸而起兵天下因之大亂設使魏之君臣稍有知識痛懲其人則紀綱立矣奸雄自然帖服豈至倡一時之亂貽萬世之笑哉且今千人之中舉皆畿甸之產又聞不止此也此外尚有數千百人村落之間無處無有若今將用此一起人則彼同類之已淨身者接迹而來趨未淨者聞風而倣倣八郡之中其民幾何非徒不得其一身之用并與其子孫皆不得其用矣是豈太宗皇帝

帝起山西無田之民發天下爲事之吏填實京畿以

壯固根本之意哉今一人入內府一家免差役而又
推及其親隣自此以後京民免役者日多應役者日
少若不痛爲禁止日積日多賦役積壓平民何以克
堪且自漢罷肉刑之後朝刑官府不用宮刑而閭里
街市之間乃擅自行用自戕其身體自絕其種類而
在天日之下照臨所及之地夫豈美事哉夫人生有
血肉之軀有骨肉之親孰不欲保其身孰不欲延其
類此輩生太平之時無夭闕之患而甘爲此者彼但
見今內諸司侍從之臣爲朝廷所任意欲做做彼殊

瓊臺會稿

卷一

章奏

五

不思受異數者固多而淹常調者亦不少况其人遭
家不造不幸爲人所誣誤緣事所係累受朝廷罔極
之恩死中得生以有今日是以鞠躬盡瘁一心王室
以報再生之恩且皆以童稚之年進入掖庭不與外
人交接心純而志篤間有一二年稍長者或出於隱
官或不得已顛撲傷損所至非有所覬望而然也非
若此輩處心積慮要叨富貴然國家錢糧有限職任
有數豈能一一皆如所願一旦所願不遂安知其不
悔前失而肆無忌憚哉夫五刑之中宮刑最重大辟

雖曰身首異處然止於一身一時而宮刑則上闕先
傳下絕後繼非止一人一世而已也伏觀皇明祖訓
有曰以後子孫做皇帝時止守律與大誥並不許用
黥刺腓剗閹割之刑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羣
臣卽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聖祖之訓雖以
天子受天之命人臣稟君之命亦不許用此不仁之
刑而彼小人處閭里之中爲國臣民者以刀鋸而戕
朝廷之生靈爲人子孫者用非法而戕父母之遺體
果何心哉伏望皇上體天地好生之德憐小民蚩蠢
瓊臺會稿

卷一

章奏

至

計不敢緘默爲此不恤後患謹具題知伏乞聖恩保護使臣等不受張彞之禍不勝大幸

乞免李興死彭程戍邊奏

十二日欽蒙命太監某等與臣等商議李興彭程之罪備聞皇上所以審處二人之罪委曲詳盡超出衆議之表綸音一出凡在見聞莫不驚竦畏服臣等尤切恐懼切惟本朝開國至今百餘年矣承平日久上下因循非但有司政務日弛而祖宗法度亦多廢棄且如憲綱一書專爲御史而設今之爲御史者非但

瓊臺會稿

卷一

章奏

三

不行其事且不看其書一爲是官輒以扶持衙門爲言稍有循理守法者衆共非之謂不稱職習久成俗以爲當然其來也遠矣今一旦忽然寘之于死謫之以戍知道理者固謂朝廷設立御史巡按一方使彼振肅綱紀以安黎庶犯罪自有定律用刑自有常法因公而死一二人可也今乃打死至十有三命誅一懲百亦不爲過又春秋之義爲尊者諱愚頑小民不識忌諱尙有不恕彼以進士發身爲風憲官疏陳時政乃因先朝未流之弊明白指言罪不容誅矣謫

之充軍已爲輕典然天下之大人民之衆不能人人而曉諭之固有不盡知其詳者矣彼但見自來御史陳言切諫嚴刑懲惡以爲當然又見法司所擬多官會議罪皆不至死必謂朝廷不欲御史盡職不欲御史言事傳之天下所損非小然此猶一時之事爾若夫書之史冊乃千萬年之事臣切觀自古作史者寓褒貶於一字之間凡書臣下有罪當死者則曰誅無罪不當死者則曰殺臣下有罪貶謫者不書其官無罪者則書其官蓋作史者考核其人情罪而爲之書

瓊臺會稿

卷一

章奏

五

法今法司定其罪如此多官會議又如此衆人議論又如此安知其後世秉史筆者不據事而直書以殺哉切惟自古帝王有所行遣不徒快一時之意而必爲後世之慮不徒懲一夫之惡而必示萬人之戒發雄斷於委靡不振之餘施仁恩於垂亡無救之地此所以能鼓動一世之人心以成不世之盛治而傳萬世之美名者也臣願皇上待法司具本覆奏之日着都察院堂上官率領十三道御史押李興於奉天門

下原本有聽宣諭時四字在遣司禮監太監傳旨宣

論備述二人所以得罪之由朝廷所以罪之之故因

而屈法申恩如臣等初議免李興死發極邊地

原本有永

遠不許所在故縱八字在此句下今據賈本刪去

彭程或降雜職充吏或除

名爲民仍勅吏部及都察院今後初選御史理刑

原本

有照國子監生初入監背學規例十二字在此句下今據賈本刪去

讀誦憲綱必須通

解然後考選其見任者一應行事俱要遵依憲綱如

此則一事之行而衆善之備見聖明愛恤民命之仁

見尊嚴宗廟之孝申祖宗成憲於久廢之餘舉風憲

舊規於不振之後全國家正大之體革小人浮躁之

瓊臺會稿

卷一

章奏

五

風

奏再乞免李興死彭程充軍

某日欽奉命太監與臣等議必欲真李興于死彭程

充軍臣等待罪內閣凡遇事之有關於國家大體者

不敢不言况此事非但於國體有損而於聖德亦有

累焉臣等不言則臣等之罪大矣仰惟皇上稟天縱

非常之資當春秋鼎盛之時積功累仁以立萬世之

基正在此時然臨御五六年誠敬未格於天心屢有

災異德化未孚於天下尙未安全一旦忽有誅譴言

官之命傳之天下非美事也書之史冊非嘉績也臣等於此若不極言異時聖德益崇閱世久而見事多忽然感悟追咎臣等不言則雖萬死無益矣况臣等皆起自小官而爲先帝所任用以致顯榮受恩深重死無以報若彭程之詆毀果出其本心臣等與之不共戴天之仇臣等於李興固無私徇亦非有陰私隱惡而畏其黨類攻發若李興之獄果出於被害者眷屬之訐寃而不出於告訐則二人之罪皇上雖欲赦之臣等固以執法死不奉詔矣尙肯申救之哉臣等

瓊臺會稿

卷一

章奏

五

所以切切爲之言者據理之正合衆之情守祖宗之法保宗社之福焉耳臣等死罪死罪謹具題知

明治三年春三月望日男敦編次

天啓元年仲春望日七代宗孫

爾毅重編
爾懿同編

光緒五年二月同邑後學馮驥聲重校

重編瓊臺會稿文集卷之一終

重編瓊臺會稿文集卷之二

明瓊山丘濬仲深甫若

表章

進大學衍義補表

國子監掌監事禮部右侍郎臣丘濬誠惶誠懼稽首頓首上言伏以持世立教在六經而撮其要於大學明德新民有八目而收其功於治平舉德義而措之於事爲酌古道而施之於今政衍先儒之餘意補聖治之極功惟知罄獻芹之誠罔暇顧續貂之誚原夫瓊臺會稿

卷二

表章

一

一經十傳乃聖人全體大用之書分爲三綱八條實學者脩己治人之要章句既有以大明聖蘊衍義又所以上格君心書雖成於前朝道則行於今代惟太祖之建極嘗大書於殿壁之間暨列聖之紹基屢聽講于經筵之上既已致夫雍熙太和之治一皆本乎躬行心得之餘善推所爲者固無俟乎盡言欲全其功者亦須補其闕畧竊觀衍義之四要尙遺治平之二條雖曰舉而措之爲無難不若成而全之爲盡善况有其體則有其用既成乎己當成乎人理固無一

之可遺功豈有一之可闕善法不能以徒舉本末則
貴乎兼該每當繙閱之時自起編劇之念顧一人之
聞見有限而天下之事體無窮居一室而料度乎四
方據己私而折衷乎衆務亦固知其不可猶強爲其
所難是蓋一念區區報國之忠抑亦平生孜孜爲學
之志是以頓忘下賤僭倣前脩豈不知妄擬非倫竊
亦欲薄陳所見念惟天下之大其本在於一身人心
之微其用散於萬事一物有一物之用一方有一方
之宜所以化之者固本於身所以處之者各有其道

瓊臺會稿

卷二

表章

二

事皆有理必事事皆得其宜人各有心須人人不拂
所欲伊欲處之適當其可必先講之務盡其詳考古
以證今隨時而應用積小以成其大補偏以足其全
巨細精粗而曲折周詳前後左右而均齊方正予以
衍治國平均天下之義用以收格致誠正脩齊之功
舉本末而有始有終合內外而無餘無欠期必底于
聖神功化之極庶以見夫大學體用之全體例悉準
於前書楷範用垂於後學稽聖經訂賢傳剝取無遺
紀善行述嘉言蒐求罔棄附以管中之所見覲於目

下之可行俯竭涓塵之微仰裨海嶽之大茲葢伏遇
皇帝陛下睿智有臨剛明不惑學古訓而獲大道慎
儉德以懷永圖蚤毓德於青宮服膺大訓時潛心於
黃卷玩味聖經開導盡忠益之言體驗極擴充之力
每躬行而實踐恒日就以月將仁孝之德孚於宮闈
元良之聲播於函夏一旦承天而踐祚萬邦仰德以
歸心大志夙成適符漢宣登極之歲小志求助肇啓
成周訪落之心首深究於大猷亟恢弘於至治凡新
政之大有建置皆舊學之素所講明廣充格致誠正
瓊臺會稿

卷二

表章

三

之功用臻脩齊治平之效太平之治端可計日而待
也臣濬下愚陋質荒陬孤生生世無寸長頗留心於
扶世讀書有一得輒妄意以著書固非虞卿之窮愁
亦匪眞氏之去位徼以官居三品慚厚祿以何禪年近
七旬惜餘齡之無幾一生仕宦不出國門六轉官階
皆司文墨莫試蒞政臨民之技徒懷愛君憂國之心
竭平生之精力始克成編恐無用之陳言終將覆瓿
幸際朝廷更化中外肅清總攬權綱一新政務儻得
徹九重之聽取以備乙夜之觀采於十百之中用其

二三之策未必無補於當世亦或有取於後人民物於是乎一新世道茲焉乎復古好所好惡所惡一人永子育乎兆民賢其賢親其親四海咸尊戴於萬世臣干冒天威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臣所撰到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補前書一卷并錄三卷共成四十一帙謹奉表隨進以聞

恩賜代衍聖公孔弘緒謝表

茲者恭遇聖駕親臨太學躬祀先師召臣等三氏子孫陪祀恩賚有加謹奉表稱謝者伏以聖人御極首瓊臺會稿

卷二

表章

四

視學以廣化於四方大禮隆儒遠推恩以下逮於百世邇至治於六經之道舉盛世於三代之隆九重之恩禮有加三世之子孫何幸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心傳精一學衍緝熙肅至養之孝於兩宮協重華之德於列聖御明堂而布政萬事咸已維新坐宣室以受釐百神莫不受職謂致治有本原莫先乎道而求道有樞要必用乎經亟舉臨雍之儀用廣作人之效以天子而師陪臣之道德屈萬乘以賁數仞之宮墻玉璣黃流乃裸乃獻皮弁素積載舞載揚金奏鏗如宣

官商角徵羽之節奏玉容睟若親溫良恭儉讓之德
容禮官絢纁綵以展儀祭酒瞻冕旒而進講大臣陪
黼座佩玉鏘鏘諸生環橋門冠衿濟濟述百王禮樂
之盛典培萬世綱常之丕基俎豆生輝縉紳增氣駢
蕃寵命錫章服以衣被諸儒諄復訓詞降絲綸以獎
勵多士按古禮以載施於今世報前功而不忘其後
昆光被魯鄒澤流洙泗臣某等叨承世業仰荷國恩
愧乏象賢之資濫受罔功之賞爰居止魯享厚味也
可慚鷓鴣在梁被美服兮不稱冒榮爲幸報賜何階
瓊臺會稿

卷二

表章

五

伏願惟天惟祖宗永保皇明之祚有民有社稷長爲
儒教之宗奎壁輝煌乾坤清泰臣某等無任瞻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擬進大明一統志表

伏以竝日月以照臨千載啓大明之運全天地所覆
載萬邦咸正統之歸輿圖之廣曠古所無地志之成
於今爲盛粵自三才定位歷代迭興封山濬川舜肇
十有二州之地列爵分土周會千八百國之君迨夫
嬴秦始置郡縣繼以劉漢益拓土疆自魏晉以來由

宋元而上或閏位之弗齒或霸業之偏安或威令之
阻行或夷德之可厭皆未有若我朝得國之正關地
之大者也德與地而兼廣政與教以並行南都吳北
都燕立標準於四極大爲府小爲縣總要會於三司
藩府分封並峙維城之固衛所布列廣宣禦侮之威
規制周嚴氣勢聯屬南踰銅柱東越鯤波盡入版圖
之內西亘金河北彌狼望率歸聲教之餘殫九服於
域中通八荒於化外青狄黑濮遙候月以來賓黃支
朱鳶畢占風而受吏禹迹之所不至章步之所未周
瓊臺會稿

卷二

表章

六

地無間於華夷治獨超乎今古不有威製曷彰丕圖
粵若帝王受天命以建國皆有載籍志地理以貽謀
於虞有禹貢之書在周有職方之典方冊所載若管
氏地員呂覽有始百家之傳說不同館閣所脩若元
和郡縣開寶圖經一代之典章可考寰宇記之作於
宋畧而未明大統志之述於元泛而失實肆我聖祖
嘗命儒臣雖采錄之有餘尙編緝之未旣時如有待
事豈偶然恭惟皇帝陛下聰明先物神聖自天膺麻
數以在躬收政權而獨運光昭祖武弘迓天休凡聖

賢經世之圖咸留睿覽於祖宗待成之志尤軫宸衷
謂此輿地之書關係甚大特詔文學之士纂述是司
授成命於九重考遺編於千古上自聖經賢傳下及
水志山經發中秘之所藏萃外史之遺掌遍閱累朝
之史旁蒐百氏之言與夫羽陵宛委奇文汲冢酉陽
逸典彛詮梵藏小說方言靡不網羅舉皆蒐采綴貫
羣籍約爲成書義類凡例悉有據依信疑是非壹加
訂正首辨方州之域次推星野之分建置有革有因
疆界或分或合如水自源而徂委如木由幹而分枝

瓊臺會稿

卷二

表章

七

山川形勝之殊風俗物產之異巨細不遺公署學校
之類宮室關梁之倫古今俱載留則民愛去則民慕
宦蹟非循良不書出而道行處而道明人物惟名賢
是取匪徒儒道而二氏兼收不獨華風而四夷亦附
所以廣聖道之咸容示皇威于無外比之前志允謂
全書綱舉而目張有倫有要事增而文省不泛不疎
海內廣輪如指掌而斯見天下險易不出戶而可知
自有地志未之前聞宜並聖經垂之後代此誠皇上
繼志述事之孝卓冠乎百王高出乎千古者也臣等

章句腐儒草茅賤士叨蒙拔擢豈能如楚左史之讀
九丘忝効編削竊自比晉司空之創六體莫能稱詔
深虞玩愒之尤幸覩就編少助清閒之燕書同文車
同軌大一統而四海嚮方天爲益地爲輿中兩間而
萬世永賴

擬賀耕籍田表

伏以王業萬年卽田功以弼治本帝籍千畝躬稼事
以爲民先當承天踐祚之初舉敬天勤民之典三推
禮備萬姓歡騰恭惟皇帝陛下寅紹貽謀厲精圖治
瓊臺會稿

卷二

表章

八

亟監觀於成憲思通駿於先聲一日二日萬幾方有
祈事之始五推九推終畝非無可耕之人誠以國之
大事在祀人之生計惟農神明顧歆于其誠不于其
物民庶視効以其身不以其言用是率祖攸行將以
示民之法于以致先祖之享庶幾知小人之依乃命
禮官式涓吉日農祥晨正土脉春滋卽齋宮以潔心
款嘉壇而舉趾紺轅黛耜循行於隴畝之間綠耦朱
絃容與於阡陌之內秉耒而幾於十墾借力以終於
庶人索先農而享之盛禮旣舉賜福酒以勞止大惠

均頌希濶之典，創見于一時。務本之談，喧傳于萬口。臣叨班著位，幸際昌辰，駕芝車以臨甫田，親瞻玉粹，爲神倉以儲馨稷。載告寶成，繼周人載芟之詩，豐穰徧地，衍殷宗無逸之壽，平格自天。

進呈憲宗純皇帝實錄表

卯治辛亥八月二十四日上

伏以皇圖有永，天開六葉之君。文化聿成，世享二紀之治。功德之敷，遺者旣大典冊之紀述者，宜詳上廣先猷，下垂後訓，成一。人繼述之孝，慰萬姓愛戴之心。恭維憲宗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聖孝。瓊臺會稿

卷二

表章

九

純皇帝以上聖之資，居大寶之位，聖心仁孝，天表清明。廣運而文武聖神剛健，而中正純粹，承千年之大統，纘五聖之洪圖。帝享四十一齡，雖寸陰而必競，君臨二十四載，無一日而不朝。尊治命而殉葬，不以生人承先志而任用，惟其舊輔。曉朝慈極，無間於暑雨。祁寒日御，經筵不輟。於隆冬歲，夏祭神而神如在，極仁孝誠敬之心，奉天而天不違，有感召交孚之妙，介福于聖母徽號，荐加錫類，逮臣民隆恩，均布順而委曲，以合禮儷。慈懿於山陵，孝以推廣，其因心復康定。

之位號崇儒重道稽古好文輯文華大訓示元良而萬邦以貞成綱目續編明正統而百王不易恢張治具寤寐英賢治分理於六卿不恃己長而自用法一循於三尺靡因私怒以濫加雖一嘖一笑而必慎所施恐匹夫匹婦之不獲其所民或干紀尋卽革心虜敢犯邊俄聞捷報民安吏職時和歲豐尤爲一代極盛之時兼有列聖諸福之物仁聲廣播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哀詔遠頒具衰經者如喪考妣不有信史曷彰聖功紀載必有成書顯揚是爲大孝恭惟皇帝陛下道協重華孝思罔極嚴羹墻之如見著存不忘躬庶數之攸歸負荷是懼亟鑒觀於成憲思適駿於先聲爰詔禮官俾脩實錄乃於卯治元年閏正月初三日勅臣懋監脩臣吉等總裁臣濬等副總裁臣敏政等纂脩別開史局羣集儒臣發內府精微之秘藏采銀臺出納之奏章內而六曹百司之所掌外而三司列郡之所陳柄臣建請之事宜諫輔論思之忠益言無微而不錄事非要則弗書凡治體之所關或風化之攸繫著爲令甲播告司存與夫禮法章程功勳節

義人才進退綱紀弛張內自宮闈外極邊鄙政必究
其沿革事必備其始終賢否決於衆論之同是非公
於天定之後總國計於每歲之抄述寶訓爲後世之
謨傳其信不傳其疑過於文宣過於質一存實事盡
削浮辭立德立功立言三者備矣繫年繫月繫日一
以貫之永爲不朽之傳大著無前之績臣某等寅奉
綸音愧無史學方切抱弓之戚遽叨載筆之榮仰體
宸衷俯殫管見立典五志稽衆志以備書作史三長
念一長之何有况夫今制時政無編不比前規起居
瓊臺會稿

卷二

表章

十一

有注懼有孤於委任幸得見其纂成計日程功閱歲
深有慚於尸素載言紀事異時不無補於汗青

入閣謝恩表

臣惟內閣深嚴之地視前朝政事之堂有輔相之實
而無其名掌絲綸之制而叅夫政必有相業如丙魏
筆力如歐蘇皆能兼二者之長斯可贊萬幾之治有
如臣者無學無才旣衰旣病自分生身於遐僻遂甘
絕意於攀緣旣無左右之先容亦靡臣僚之推轂乃
蒙聖天子之親擢晉陟大學士之華階方前星瑞世

之初適彌月普慶之旦特頒手勅揚于明廷老朽無能三疏之情詞雖懇聖心簡在九重之定命不移遂令荒陬迂僻之孤生亦預延閣論思之要務望大踰於分外義誠激於胸中老忘其衰喜極而泣頓振起其衰繭旣摧之氣復發動其少壯有爲之心非不知力小任大而有所不勝苦無奈恩深義重而無以爲報敢不委身殉國自頂至踵畢以獻於官家以道事君非義與仁不敢陳於帝辰叩囊底之餘智尙或可爲庶紙上之陳言不爲徒託雖曰日暮途窮決不至瓊臺會稿

卷二

表章

三

於倒行逆施但恐食少事煩弗得久於陳力就列守宣尼在得之戒老矣何求奉微子自獻之身死而後已所慮臣年已老臣病日加志欲爲而氣力不充機可乘而歲月不待有如伏櫪老驥志雖存乎千里而力已難馳鍛羽倦禽脰徒奮乎一鳴而飛不能遠終致困躓之失有孤豢養之恩與其姑試之於衰朽之餘曷若保全之於寬閑之野謹因陳謝更冀慈憐臣感戴天恩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謹具表陳謝以聞

茲以皇天眷命聖子誕生人望所歸天意攸屬臣某等伏望皇上早頒冊命正位儲宮以隆國本以繫人心以永皇明萬萬年無疆之休命謹奉表陳請者臣某誠懼誠忤稽首頓首上言伏以承天立極當圖萬世之安爲國建備用繫四海之望惟天序之早定則國勢以永宜凡在照臨孰不忻願恭惟皇帝陛下英明獨運慈儉躬行席六聖之重熙荷三靈之孚祐乾元一索而得夫游雷之震軒龍首孕而發爲前星之祥爰錫絲綸已騰忻聲於遐邇尙虛七鬯未定儲位

瓊臺會稿

卷二

表章

七

於元良臣等重惟帝王大孝在繼體之得人祖宗丕基貴承祧之有後上帝旣儲祥而委社兆民咸仰德以歸心伏望皇上斷自聖心順乎輿議思宗社之重而豫爲建儲念天下之大而先於立本當陽盛之嘉日舉曠古之徽章肇正青宮肆頒顯冊則神祇以之安樂社稷有所憑依益堅盤石之宗長作神人之主

請建儲表二

伏以惟天惟祖宗佑皇家克昌厥後有民有社稷定國本當在所先粵惟震長主器之資實繼乾元統天

之體上以承九廟之宗祀下以繫四海之人心屬此
熙辰宜行大禮恭惟皇帝陛下德協重華仁覃庶類
兩宮燕翼躬志養以無違百世蟬聯貽孫謀而有永
治己卯矣人無間然凡諸政教之施率皆底績乃獨
元良之位尙未正名在皇上雖以幼冲爲辭然聖嗣
本以生知爲德矧居嫡而居長豈克疑而克岐天縱
將聖之資不以少長而異臣民體國之義敢以煩瀆
爲嫌是以再竭悃誠必祈聽允伏望皇上奉率前規
俯從衆志順天心而與子貳宸極以升儲敷告大庭

瓊臺會稿

卷二

表章

十四

誕揚丕號正天下之大本致邦國之永貞培翼龍基
播休聲於九有登閔昌祚綿寶祚於萬年

請建儲表三

伏以建儲非爲私親蓋明萬世之統主器在於長子
用繫四海之心商書載以貞之文厥惟舊矣漢詔具
早建之議烏可後乎不避煩瀆再三之嫌仰希剛明
至一之斷照臨所逮鼓舞攸同恭惟皇帝陛下學本
誠明仁均動植契天心而克享體祖德以靈承神罔
怨恫物無違拒是以三靈薦祉九廟儲休有開軒龍

之祥首協熊羆之兆九重丹詔方宣布於殿庭一日
躡聲遽徧騰於海宇前星呈瑞萬目皆覩其揚輝麗
日重光衆心咸冀其繼照人情攸屬天意允符伏望
皇上體天之心順人之志勿以臣下屢請爲瀆勿以
聖子尙幼爲辭上以奉兩宮之權下以愜萬民之望
特頒冊命早建儲君郊社宗祫皆于焉有所慶賴華
夷蠻貊率於此得所依歸邦本不搖皇圖彌固

策問

會試策問

五首

瓊臺會稿

卷二

策問

五

問自古帝王有所述作以頒示天下往往出於詞臣
之代言史氏之紀錄惟我太祖高皇帝生知之性卓
冠百王其於文藝蓋有不學而能者其見於簡編之
間率皆淵衷之所幹運宸翰之所揮灑神謨聖訓萬
世如見莫不有深意存焉伏讀御製大誥三編首以
君臣同遊爲言噫帝王盛德大業夫豈無大於此者
乎乃不遑它及而托始於斯其有意乎其無意乎儒
者博通古今於凡前代帝王之事無不究心以爲它
日致君之具况本朝祖宗之明訓乎請推原自古君

臣同遊之得失與聖祖意嚮之所在旬日入對大廷
卽舉以聞之於上

間性至難言也昔之大儒如荀卿氏董仲舒氏楊雄
氏韓愈氏歐陽氏司馬氏蘇氏兄弟胡氏父子皆不
識性今世三尺童子稍通大義者皆知性之爲善則
昔之大儒反今之童子不若矣抑不知其所謂性善
者果真知歟無乃亦剿人之說而附和之也請折衷
諸儒之所以得失與吾性之所以本善者如何以對
間爲治之道亦多矣而大學論治國平天下之道請

瓊臺會稿

卷二

策問

六

請以理財用人爲言則治平之道無有要於此乎歷
觀前代方其建國之初法制尙苟簡政事尙疎畧當
是時也土宇未闢生齒未繁地有遺利民有遺力宜
其財用之屈矣而未聞有乏財之憂學校未立科舉
未興官無常人人無常用宜其人才之乏矣而未聞
有無人之嘆及至天下既定規制畢舉所以因時救
弊起偏補敗之政日增月益凡昔所未有與有之而
未備者無一而不具矣是故制用有法勸邵有官征
歛之藝日新輦漕之途日廣取之盡錙銖積之若丘

山宜其財用之多於往時矣而反不及焉教養有素
進取有漸舉薦之路多方考課之法益密累數人而
守一官居數年而待一缺宜其人才之盛於往時矣
而反不如焉夫宜其不足而有餘宜其有餘而不足
何也雖然與斯二者又有不同焉者蓋財之不足用
無餘故也至於人才乃因有餘而不足於用焉是又
何也凡若此者皆必有所以然之故苟知其故清其
源塞其流而逆閉其塗使之積久而無弊則治平之
端在此矣諸士子讀大學書其亦推類以及此否乎

瓊臺會稿

卷二

策問

十七

請具陳其本末與其可施於今者以對

問古道德一風俗同歷世雖久而所守者惟一說是
以當是之時學無異道人無異論百家無殊言孔子
沒而異說紛起道德遂爲天下裂自是國異政家殊
俗歲異而月不同矣秦漢而下自武帝表章六經之
後世之所謂儒者咸知尊孔氏黜百家及其見於立
論行事之間則又有不同焉者其大畧有三工文辭
者則有司馬遷之徒論政事者則有劉向之輩談理
道者則有董生之流是三者皆世所謂儒者之事也

然則儒者之道果止是而已乎其後精於文者有韓愈氏有歐陽脩氏達於治者有陸贄氏范仲淹氏深於道者有二程朱子焉之數子者其於前諸子果若是班乎其於孔子之道亦有所合乎我朝崇儒重道太祖高皇帝大明儒學教人取士一惟經術是用太宗文皇帝又取聖經賢傳訂正歸一使天下學者說誦而持守之不惑於異端駁雜之說道德可謂一矣然至於今風俗猶有未盡同者何也曩時文章之士固多渾厚和平之作近或厭其淺易而肆爲艱深奇怪之辭韓歐之文果若是乎議政之臣固多救時濟世之策近或厭其循常而過爲閎闊矯激之論陸范之見果若是乎至若講學明道學者分內事也近或大言濶視以求獨異於一世之人程朱之學果若是乎伊欲操觚染翰者主於明理而不專於騁辭封章投匭者志於匡時而不在於立名講學明道者有此實功而不立此門戶不厭常而喜新各矯偏而歸正必使風俗同而道德一以復古昔之盛果若何而可

問 今京畿之地乃古幽冀之域河朔之區昔人所

謂王不得不王伯不得不伯之所也考之史傳樂毅以燕兵下齊七十城光武以幽冀兵平定天下天下兵甲之強莫踰於此也在唐中葉以後其地分屬於方鎮成德軍今定易深冀等州地也盧龍軍今平灤通薊等州地也與夫魏博范陽之類皆在今八郡域中一軍士卒多或至踰十萬征戰之役無歲無之今其土地故在不知當時何以得兵如此之多而供給之費又何自出歟驗之方域東抵遼海則界乎東夷北踰上谷則邊乎北狄邊夷之患莫切於此也在秦漢以前其地分裂爲戰國趙都邯鄲今真定順德皆其舊疆也燕都幽州今順天保定皆其故域也趙邊西連雲代而燕則兼鄰鮮卑匈奴之境外寇侵軼時或有之今則疆域如故不知當時何以內支列國交爭而邊夷之寇又能禦之歟勝國建都于此仰給東南漕運以足宮禁百官六軍之食議者病其竭民力以航不測欲於京師之東瀕海桂葦之場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爲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衆分授以地計畝授官則東面得兵數萬可以衛京師禦島夷

省漕運紓疲民今其成法具存亦可舉而行之於今
否歟又設都水監於京都而於外又有河渠司以興
舉水利脩隄防爲務說者謂其一代之事功亦不
可泯如決雙塔白浮諸水爲通惠河以濟漕運而京
師無陸轉之勞導渾河疏灤水而武清平灤無墊溺
之虞浚潞河障滹沱而眞定免決鬻之患今其陳迹
故在亦可以因而脩之於今否歟諸士子挾藝來遊
於斯博攷前古必知所以處此者伊欲寓兵於近輔
而不調外以衛內按兵於邊近而不出中以防邊耕
近地以助軍餉而不專仰之於遠順水性以除民害
而又因之以興利其可行與否願相與講求其故而
處置其宜

瓊臺會稿

卷二

策問

三

大學私試策問

三首

問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無所不爲者豈能有
所爲哉士之在學校猶女子之處室也今有在室之
女不待父母之命而需求請託無所顧藉則其他日
適人者從可知己若是者尙可謂之貞女乎哉爲士
者肯取之以儷己乎哉知其必不然也事不同而理

同人顧明乎彼而暗乎此何耶諸士子皆出自鄉校
爲有司勸駕來游國庠爲天子門生駸駸嚮用有日
其於守己之道取人之方必的知其所在矣請言其
所不爲及其將大有爲之志以著于篇予將卽其所
以言以驗其所以行

問文章關乎氣運之盛衰善觀世者不觀其吏治而
恒於其人文驗之唐虞三代之文見於典謨訓誥者
可知也已春秋戰國以來其文具載史傳子集之中
皆有可攷者焉朱子謂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

瓊臺會稿

卷二

策問

五

亂世之文則文之關係乎世道非虛語也可指言歟
漢以下迄南北朝未以文取士而文散見於奏議著
述之間唐以後始專以文試士士非能文者不用人
文之醇駁吏治之得失實係焉至盟斯文者是誠不
可不加之意也皇明復古三光五嶽之氣復完洪武
永樂之盛其文章渾厚醇正明白俊偉無有雕琢刻
畫之弊近年以來書肆無故刻出晚宋論範等書學
者靡然效之科舉之文遂爲一變說者謂宋南渡以
後無文章氣勢因之不振殆謂此等文字歟伊欲正

人心作士氣以復祖宗之舊使明經者潛心玩理無穿穴空疎之失脩辭者順理達意無險怪新奇之命題者隨文取義無偏主立異之非二三子試策之其轉移之機安在

問道學之說唐以前無有也其始于宋乎宋科目取士有進士明經二途進士試詩賦明經試墨義其後罷明經而改試進士以經義其所試之經用漢唐之疏義王安石之新說此當時儒先所以有道學之說也我祖宗準古制立進士科以五經四書取士

瓊臺會稿

卷二

策問

三

一主程朱之說今日士子所習以應科者是卽先儒所謂道學也但學者假此以出身謂其無得於身心則有之矣若謂此外又別有所謂向上一著而後謂之道學吾不知其何說也自洪武永樂以來士之養於學校進於科目仕於中外並無異議近世士子乃有輒於舉業之外別立門戶而有謂爲道學者然彼自相稱謂草澤之中可也而吾士夫由科目以仕中外者亦從而張大之何耶豈習見宋人凡攻道學者卽謂之邪黨而爲此耶嗚呼儼人必於其倫茲豈其

倫耶說者有謂朱子道問學之功多陸氏尊德性之功多斯人之徒蓋專主陸氏尊德性之學措其心於言語文字之外其然豈其然哉且中庸謂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二者之功其可偏廢歟朱子之學其果一偏之學歟或者之言是歟非歟諸士子所讀者五經四書所主者程朱之說在學校以此爲學應科目以此爲文他日出而有官守有言責者亦將以此爲用也請試言道學之所以爲道學攷朱陸之實辯吳氏之言邈其源而沿其流而推其所以致弊之由蓋瓊臺會稿

卷二

策問

三

惑

擬殿試策問

蓋聞仲尼有言爲君難如其爲君之難一言可以興邦朕承祖宗大統臨政願治七年於茲三復斯言拳拳服膺有如一日仰惟聖祖創業艱難復華夏之統於旣絕之後闡彞倫之教於久斁之餘有功於天地有功於萬世帝王自開闢以來所未有也惟其功

德之莫大是以纂述之尤難深用惕然恒懼弗克負
荷日就儒臣講求理道分任卿佐脩明治功庶幾盡
夫克艱之責然而闕政尙多善效未著何歟夫良法
善政固多端緒至德要道厥有本原求約於博其道
安在惟天惟祖宗付朕以崇高之位寄朕以億兆之
民非孝無以守成非仁無以濟衆凡其所以創業垂
統以爲裕後之圖者在今日有一事之或愆非所以
爲孝凡其所以脩政立事以爲安民之具者在今日
有一夫之失所非所以爲仁夫孝而至於無一事或

瓊臺會稿

卷二

策問

五

遺仁而至于無一夫弗獲厥亦難哉雖然後人繼述
之孝卽前人貽謀之仁矧我祖宗所以敷遺於我後
人者無非唐虞三代聖帝明王之至德要道漢唐宋
英君誼辭之良法善政昔之人其君旣以是而克艱
於已其臣亦以是而責難於君載之經史可考也我
聖祖肇造於前列聖繼承於後嘉言善行豐功偉績
行之當時而不頽垂之後代而可繼在我後人惡可
不思其難以圖其易哉伊欲廣達孝之道弭至仁之
澤使紀綱正于上風俗醇於下吏稱其職民安其業

不益賦而國用自饒不究武而兵威自振災殄不作
夷狄賓服一如祖宗之威超漢唐宋而上之以興唐
虞三代雍熙泰和之治亶亶迺衡何脩何爲而可以
臻此子大夫積學以待詳延誠亦勤矣其必有至言
爲朕陳之使知天與祖宗所遺之大而不忘其所有
所投之艱而不忽其所行有以盡克艱厥后之責於
今日而於子大夫克艱厥臣之志於是乎占之書曰
言之非艱行之惟艱朕心知其可願欲則不憚於難
爲其以朕所願聞而切於時者詳著于篇朕將采而
瓊臺會稿

卷二

論

五

行焉

論

許文正公論

道統之傳尙矣前乎孔子者皆行道者也後乎孔子
者皆明道者也是則行道者至孔子而止明道者由
孔子而起孔子也者前聖之統會後聖之標準也前
聖而不合乎孔子不足以任斯道之統後聖而不法
乎孔子不足以承斯道之緒故曰先孔子而聖者非
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豈不信

然夫孔子之道具載六經易也書也詩也禮樂也皆前聖已行者也道合乎孔子故孔子述之以垂萬世惟春秋一經則孔子之筆也合易書詩禮樂貫通而一之者也欲學孔子而承其統者舍此而不法烏乎法乎春秋大義在尊王賤伯內夏外夷而已然王伯不並世一世而一易焉道雖未純而中國之爲中國人類之爲人類猶自若也若夫夷夏之分與天地相爲始終不可一日亡焉者也一日亡焉則中國夷狄矣人類禽獸矣尤不可以不嚴由孔子而上爲周公爲武文爲湯禹爲舜堯其所行者未有不謹乎此者也由孔子而下有子思有孟子有周程有張邵有朱張其所明者亦未有不謹乎此者也惜乎朱子之後此道無傳焉噫客有詰予者曰有元魯齋文正許公一代名儒也不足以承斯統乎予曰然許子固一代名儒也於六經諸子百家無不通貫惜其於春秋之學未講焉夫春秋一書聖人傳心之法也不得其書則不得其心不得其心焉能傳其道乎客曰何以言之予曰子不讀春秋乎聖人於夷夏之辨特嚴焉楚

始見經則以州舉吳始與會則殊而外之二國皆有稱王則止書曰子所以正天地之大分嚴華夷之大防也其與堯之分北三苗舜之處蠻夷猾夏禹之征三苗周公之懲荆舒膺戎狄之心同一心焉夫楚熊繹之後先王之所封也吳泰伯之後周之同姓也楚在荊州之域吳介揚越之墟人中國之人也地中國之地也君臣上下固中國之分也父子兄弟固中國之倫也衣冠飲食文物用度固中國之俗也聖人猶且抑之遏之惟恐其猾夏亂華焉况彼腥膻醜類侏

瓊臺會稿

卷二

論

七

儻其語言毳毳其衣服禽獸其行虎狼其心無君臣上下之分無父子兄弟之倫且又逃居荒服之外朔漠不毛之地其所以爲中國害豈但猾夏亂華而已哉使聖人於此所以抑之遏之又不知其何如也其書法豈但如此乎哉許子生當有元之初爲姚樞竇默所薦官至祭酒繼貳中書可謂遭遇其時矣嗚呼聖人作春秋於吳越之國尙誅其心於數百年之前不惟誅其人凡與之盟會者必深責焉矧躬於其身毀冠裂冕委質盡瘁稽首鞠躬屏氣肅容以臣事夫

禽獸狗彘於當時者乎使聖人筆之於書又不知何如其誅之也由是觀之許子尙爲學聖人之道者乎客曰子之言辯矣當宋南遷女真據有中原韃靼奄而有之三綱淪而九法斃矣賴許子以河洛正傳起而輔之中國不純變於夷狄人類不盡入於禽獸未必非許子力也使當時無許子焉其不至於蕩滅泯沒不止矣然則許子豈可輕訾乎哉予曰爲一世計則許子固不爲無功矣爲萬世計則許子豈得無罪哉然一世與萬世孰爲輕重不待較而彰彰矣以一

世之功贖萬世之罪萬與一相去遼矣其能相掩乎且許子之輔元不知其果能格胡人之陋習否邪嘗卽元史考之妻無偏正皆稱后子無嫡庶皆稱太子父死而子烝其妾兄喪而弟妻其嫂其倫理蕩然矣八思巴以夷狄之黠大朝會坐於正殿之上與其君后同受羣臣朝賀又造爲字書以亂吾中國自結繩以後之文焉其教法益蔑然矣庶人之衣得以飾龍鳳官之正員必以胡類國有大議逐出漢臣使不得與聞其政事大抵類是可謂無章矣是三者治天下

之大經大法也許子曾一言及之乎然是三者終元世而不變則是許子未嘗言也言則史必書之矣此其大者不能革之則其功效之小者何補哉是許子不能變其習俗矣不能變其習俗况望行其道以有爲乎哉中國所以不純變於夷狄人類所以不盡入於禽獸是蓋天理在人心者不容泯先王之澤猶存耳豈盡許子功耶客曰若子之言凡傳道統者必道行於時始可耳而周程張朱皆不足以當之矣曰此周程張朱所以爲周程張朱而許子所以不能及也

瓊臺會稿

卷二

論

一

四子者當大宋明盛之時進禮退義苟有不合不肯少枉况肯比肩醜類而事夷狄之主乎許子殆楊雄之流欲諛身以信道耳道寓於身身諛矣道可信乎客曰當是之時宋室旣亡矣許子生於河內蓋在元人之域中也不仕則已如必仕焉舍元何適哉孔子作春秋至於尊周室而孟子惓惓以正道說魏齊之君曾無一言及於周司馬氏李泰伯亦嘗非之而朱子不以二子之言爲然且爲之辯析焉許子之意得無合於孟子而子之所見亦二子比乎曰是不然戰

國之時周過其歷賢聖之君不作民之憔悴於虐政
未有甚於此時者矣攻城以戰殺人盈城攻地以戰
殺人盈野所貴乎王天下者以其能安天下之民而
治天下之亂云爾今乃惴惴焉不能自保徒建空名
於諸侯之上是豈上天所以作之君之意哉蓋王者
天下之共主不能主乎民則弗主矣孟子之心切於
救民益有不得已焉耳先儒有曰夫子作春秋以尊
周文王事殷之心也孟子說魏齊以王道武王伐紂
之心也噫知武王善繼文王則知孟子善學孔子矣

瓊臺會稿

卷二

論

三

七篇之書孰非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者乎然孟子
所說者魏齊也而足跡未嘗適秦楚焉其意蓋可見
矣此予所以斷之爲楊雄之流其所見猶未過賈誼
胡銓也况望孟子乎賈誼之言曰中國首也夷狄足
也漢事匈奴足反居乎上嗚呼中國事夷狄則爲足
加於首以夷狄爲中國主豈非足反爲首乎足加於
首識治體者尙爲之太息矧足反爲首而欲傳道統
者不能救解而又助之可乎胡銓之言曰三尺童子
最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佛然怒今醜虜則犬

豕也嗚呼童孺之愚尙知犬豕非可拜之物名爲大
儒行先王之法行道先王之法言而曾童孺之不若
耶且宋高宗爲親故屈抑於虜君子猶不與之矧以
斯道自任者乎其不爲君子所與也決矣抑嘗考許
子入仕之時宋室猶存也夫宋所以不振者直以國
勢微弱幼主昏庸權臣誤國爾非有桀紂之惡也非
若戰國之甚也當時生民所苦者正坐夷狄侵陵不
已爾許子儻以生民爲念盍勸世祖以通和睦隣以
息肩南北之民雖宋人拘留使臣尙當爲之反覆開

瓊臺會稿

卷二

論

三

喻明其爲權臣之罪勸之以成湯待葛之道庶幾其
有及人之功得以少掩其輔夷之罪而許子乃不及
此何哉使許子知不及此不知也知而不言不仁也
言不從不去不勇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人
所同得也三者闕一不足以爲道矣然則爲許子計
奈何亦惟隱居教授明其道以淑諸其徒使天下由
是曉然知春秋之大義庶幾天理之在人心者不至
於泯滅無餘可也則夫朱子之後承其緒者舍許子

其誰哉况以許子天分高明德性純厚又有躬行實

踐之力將見其與周程張朱並傳於天地之間而從祀孔子之宮墻千萬載而無愧矣區區管窺蠡測如小子者尙敢置其喙哉客曰今許子從祀孔子廟廷幾二百年矣名公鉅儒生其後者曾無一人一言非之子獨何據而云然予曰此蓋元人自祀其臣而門人自尊其師亦如宋人以舒王配享夫子爾故我朝沿之未革焉夫衆言淆亂必折諸聖予蓋折諸孔子之春秋者也彼是則此非二者必居一於此矣然則豈無稽之言哉客曰仕元之人多矣獨以責許子可瓊臺會稿

卷二

論

三

乎蓋他人隨世就功名者也許子則學道者也以一世之功名而論許子則固衆人中之山斗江漢也若以萬世之道槩焉恐不能以無過耳雖然許子之自處者亦未必自謂至此一時爲其門人者尊稱之過其實後人因之又往往不之考焉此予所以不能已於言也

正統七年

弘治三年春三月望日男敦編次

天啟元年仲春望日七代宗孫

爾穀 爾謐 重編

12138

光緒五年二月同邑後學馮驥聲重校

卷二 終

